

卷壹

雪晴集

龙珠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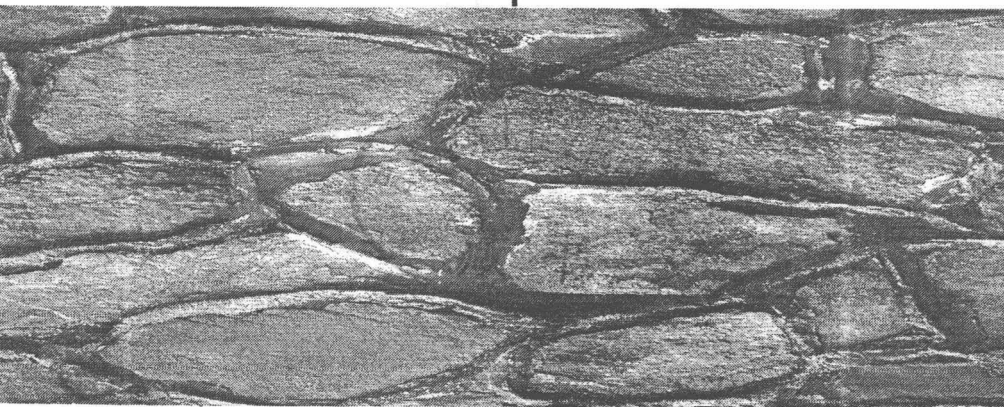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集

沈从文 别集

风景如画的凤凰县，
憨厚的船民，
美丽多情的少女，……
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一位文学奇才。

沈从文别集

卷 壹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沈从文别集/沈虎雏编选, ——南宁:广西民族出版社,

1994.3 (2001.10 重印)

I. 沈…… II. 沈…… III. ①中国现代文学②沈从文别集 N. 1927. 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78688 号

沈从文别集 (卷一)

编 选 沈虎雏
责任编辑 冯 艺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麻村 3 栋)

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 10

字数 232, 960 印数 3001—5000

1994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-5363-3894-5/I.782

定价:19.80 元

目 录

友 情 集

□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

- 在中国公学 (1930. 1. 3) (1)
- 在武汉大学 (1930. 11. 5) (6)
- 寒假刚回上海 (1931. 1. 2) (13)
- 住到上海不动了 (1931. 2. 6) (15)
- 朋友已死去 (1931. 2. 27) (22)
- 又回到上海 (1931. 4. 13) (26)
-
- 记胡也频 (29)
- 水 云 (76)
- 忆翔鹤 (112)
- 友 情 (119)

抽象的抒情

过节和观灯·····	(124)
湘西苗族的艺术·····	(135)
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·····	(141)
春游颐和园·····	(146)
谈写游记·····	(154)
谈写字（一）·····	(158)
谈写字（二）·····	(164)
甲辰闲话（一）·····	(173)

泥涂集

夜的空间·····	(176)
腐 烂·····	(183)
建 设·····	(199)
道德与智慧·····	(241)
泥 涂·····	(256)
节 日·····	(289)
黄 昏·····	(300)
战争到某市以后·····	(310)

□ 沈从文致王际真的六封信^①

在中国公学

——1930年于吴淞

际真：

今天是什么也做不好的一月三号，一连得到两次信。一号就流了些鼻血，照规矩今年还得很得流一些血。你怎么还为我寄什么钱？我等它来为你买东西吧。不寄，顶好不要寄！我们倒很好过日子。

一号我们这里饭也不开出，是厨子同我兄妹作难，近来不生火，就每天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的书。我们不怕穷，那是小事情，自己还能看书就得了。情形到学生看了也很可笑，是因为一本书卖不去的结果，当然同他们做生意应当尽他们选货，所以不要也不呕气。我这里学生倒好良心，借过我四次炭，烧火烤，把炭借过冬天还长，所以这几天又按照书铺的希望写文章。可是多少总有点儿气，文章就不做了。明年（今年！）还得在此教书，是逃不出什么，现在只是一心为使九妹读点书，所以忍

^① 当时王际真在美国留学，因徐志摩介绍与沈从文成为朋友。写此信时，作者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。

两年好好做点事。我一个月写的信还发不下，所以把这个一起来付邮。相也附到里面。我只是一天瘦一天，像吃烟君子。今天是坐到桌边就打盹的，半月来完全是这样子，生自己的气，找不出做人的根据，所以很容易生气。

这里天气讨厌极了，落雨不落雪，落过一次雪还落雨，不讲道理的阴郁，都是上海人才耐得着的天气。这几日大风吹来吹去，全是整个的无聊。我就只能成天用棉絮包脚坐到桌边呆。

近来的上海作家皆成了劫中人物，全是极苦，无办法活，我所熟识的如丁玲夫妇，白薇……皆完全在可笑情形中度着每一个日子，中国的事真是没有法子。今年是起始的日子，恐怕还要糟，因为看情形决不会好。中国战事又忽然太平，我们的主席仍然安安稳稳在南京，“贺喜发财”，元宵仍然有灯！

我的文章你不要看好了！因为每一本书差不多皆为一种“吃呀喝呀”的机会写成，我到讲堂上也宣传同学莫买我的书看。不看我的书，会对我好点，这是我心里猜想的话。我不欢喜熟人看我的文章，也是想掩丑的意思，可怜极了，因为发表虽然比任何人勇敢，到谈到这个时，害羞红脸了。其实完全不会好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它坏的不可饶恕。

今年看天气同身体来，若身体还是这样子，可仍无好希望。若身体好点（譬如说有力气去爱女人那一种强项），我必定还得好好的来做点文章，卖不去也不问，因为教了书，学校是不好意思不为我答应伙食的，感谢他们，前三天若真无会计处说一句话，两兄妹到这时恐怕真还无法吃饭！你莫以为这是怪事情，我还有许多怪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成天同我在一起的人也料不到！

他们都希望一个常态的健康，我却只愿意任一点性，就因为任性，所以才免不了时时刻刻是笑话，比酒疯子还糟糕。

我是自己常常想只要不饿死，活他一个廿年，我一定还有机会做一个大任性事情，让社会上一切康强的灵魂有一个长久的笑话的。只要活得久，文章没有人要，还是要写！

上五天是我生日，走到江边，有一个危险思想是“我跳下去”也好，不过，想想，为什么？就觉得有踌躇的必需了。大约应当为女人这样事投江才有意思，因为生活上任性，也至少得把这任性的结局保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到后依然神气自若的吃晚饭了。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！现在的女人总好像是等到那里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“我投降”，凡是投降的女人，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，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，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，总不至于像十八年那么发松发笑的过去。

我写了两天文章还只写了七百字，心的软弱就可想而知。因为还是相信挤与榨，所以并不放笔，小睡也仍然捏定笔杆。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，看到它那样子使我想起自己竟同这东西一个情形，脏得不合道理，毫无所谓“中兴气象”。现在有一种好处是自己成天写字，不是要它好，字好有什么用？只是像喝酒，把一种东西疲倦到自己，日子就容易夜了。

还是来一张画吧，本来上面还题诗一首，诗为——

既作歪画矣，还应作歪诗，
欲而山头黑，家家唤小儿。

诗可裁去了。另外有一张画，还用酱油染成黄色，据说即像古董。际真，画是不好，但请想想用酱油染黄题诗于上的心情，或者以为有趣味吧。叔华^①才真是会画的人，她画得不坏。这女人也顶好，据他们说笑话，要太太，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，不消说，那丈夫是太享福了。我也想，若是兴趣好点，就做一个冒险的事，同一个女人来结一次婚看看。不过我却不想同“好太太”一类女人结婚的，因为一个并不需要好家庭的人，是有理由结一次比平常还更不幸福的婚姻才对的。我将在坏女人中选出没有再坏的女人，你看我慢慢告你吧。

相是两张，我的还是三年前在北京畅春园（现燕京大学）照的，同坐者为一冠字将军，惟并非窦二墩，窦二墩这人是好像已经枪毙了的，押寨夫人可更知道了。

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。我将学一点苗文，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，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，秩序上不坏，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。我来做一点呆事，一定还特别为际真写两本东西，作为献给一同在这可怜的世界中活了的际真一个纪念。书当在今年写成，今年印好，还总特意来认真写！

你要不要明白“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”，若是要，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，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，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，其余多是熟人。去年到此就讲诗，别的不说。

我们还有两礼拜就放年假了，到了放假我还是住到此处，这

① 叔华即女作家凌叔华。

里鬼都打得死人，然而一点不怕，我倒奇怪，只欢喜清静。

本来想把那张全家相寄给你，因为太大了一点，所以不能放到信里。

每天在此只以接到远处来信为乐事。我把你的信还寄给我那可怜的哥哥去看，这好人，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十九世纪人，我还想写他一本书，下个月就可成就。

大家好！

从文
一月三日

在武汉大学

——1930年于武昌

际真：

今天接来信，我到这里只有一个多月又要返回上海了。

放假我或回上海去，因岳萌^①在吴淞中公念书。你若为她寄画，或较浅的书她看得懂。我这几日来从大雨^②时昭潭学英文，会读“一个桌灯”或“我不是大头”这类话了，但若把自修机会得到，至少或者还要三年，我一定得忍受下去。

从上海到这里来，是十分无聊的，大雨是大教授，我低两级，是助教。因这卑微名份，到这官办学校，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。到十二月后，我回上海，有二十天放假，若上海有生活，我就不回武昌了。但我恐怕一定要回武昌。来此只流了一顿血，约八次^③，但我是不大会为这个倒下的，因为还想坚实的做几年事，我若得了机会，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。因为我在中国，书又读不好，别人要我教书，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。学生即或欢迎我，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。我

① 沈岳萌，作者的九妹。

② 大雨即孙大雨教授。

③ 作者有大量流鼻血病史，劳累过度时就反复发作。

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，所以很容易生气，多疑，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。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，痛殴自己。

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，一个穿布衣、黑脸、平常的女人，但没有办好，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。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，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，我也仍然十分难过。现在还是很快乐，找不出生趣，今年来，把文章也放下了。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式，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，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。

文章到近来，写得多一点，得了许多年青朋友，爽快而又亲切，走到各处还可得到朋友欢喜。但许多人读我的书，我却只是我一个。我总是孤单的无伴的，即或自己的妹妹倒很好，也仍然不像完全生活。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，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同我在一处的，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。我想到的、有趣味的、厌恶的，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，而都会中的女子，认了一点字，却只愿意生活是诗。我只是散文，因此再蹩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。

我自己因为一切都无从找到结论，所以把作文章信仰也动摇了，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于我有什么？想去想来生了气，一到这里还就想转上海。

我的弟弟近来到这里来，为一个军阀的女婿，看样子将来也可以成个小军阀。到这里来，听到说了许多近年来他的战绩，倒有趣味。在此还看到许多军中年青人，不文不武的乞丐，全是几年来的革命的成绩，年青人灰色晦气，没有打死，只是更可怜罢了。我是等待我弟弟做了小军阀想来出气的，现在这个人还只

是一个上校军官。^①

际可有信没有？我给他信也得他信，我告他应当大家来各在一方努力读一点书，我只想到这个话可说。际真，我是那么想，你一定还在吃酒！不要吃它好不好？为了活到无聊，也不吃酒。或许是人人都不能相通，不能打算，因为我自己也还是成天如酒疯子，虽不吃酒，却如中毒一样，半睡眠的状态里过日子。别人以为我应当整顿一下，应当快乐，应当规矩，应当感到幸福，我却只是不快乐。我现在想你，也好像别人想我一样，我以为若果我是际真，有英文做工具，我一定把许多书都要译成英文，我一定成天认真做事，但不消说这在际真看来可就不同了，因为心境不同。但我还是希望际真莫喝酒，变一下，或回国来教书做事。住惯了美国，回来自然不惯，生活同习惯都使人头痛，大雨就是这样子，但让我们说傻话吧，回国似乎才可以发财！还有，是中国也有好女人，中国女人是比美国好一点的，大雨不欢喜中国女人，也不过是不见到好女人罢了。像从文这样子，自然不行，但一个美国留学生，是女人发生兴味的东西，上海之中西女整这类学校，北京的燕京学校，便是造就洋翰林太太的地方，别的什么不知道，但她们是学到做太太的。

听到你说有信寄新月，还不转到，若到时，我把那支票毁去好了，因为这里用不出去。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，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。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，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，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。因我这脾气，欠了许多账，一辈子都

① 沈荃当时实际还没有这样高的军衔。

似乎还不清楚，到这里来我只有十元房租，十元伙食的开支，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还不够，到时伙食也不送，并且拿了陈通伯七十，其实自己又不曾买了十块钱东西。我大约只是胡闹，不然我应当够用了的。我总是算不清楚这些事，因此有时倒怕有人借给我钱，我来时，因际可同我说，要过上海读书，我急了，以为必需为他预备一点费用，到后还办不好，我却来武昌，际可也因家中情形出不了门。这事际可不知告你没有。你不要因为我没有钱就寄钱来，我是有钱也用得不大得当的，来钱我从不拒绝，但用过之后我却又惭愧，所以我穷一点也是应当的事。

今天为你寄了一点书来，另外是一点论文讲义，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，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，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。听说你教这个，我预备把所有诗集都陆续寄给你。另外我还有一些论这个的，你可以译成英文，作为你自己作的那也无妨，因为你作的则较容易去载出。中国是需要一些对外说话的人的，这是费力的事，然而也是一种为国人做的好宣传，所以我希望你为翻好，当成你自己的文章，送到别处去。

有一篇《怎样读中国新诗》，这名字或可改为《怎样去认识中国新诗》。

还有几本帖，若果上海不必上多少税，我将寄来给你，这东西在中国值不了什么钱，不过十元左右，或许到了美国便是古董了。

有一点明人祝枝山的真迹，似乎是真的，为我的弟弟在军中得来，预备试作为书本寄来。若这个在美国有人出到几百美金买，那可以卖去，若一个钱不值，你留到玩，因为这东西在中国

倒是值钱的。你觉得要送人，就送人，你随意处置好了。

若果要邮费太多，又要上许多海关上的税款，恐怕就寄不来了，因为我身边从没有存过五块钱。

到美国来演电影，若果当真有这方便，而且这事又不十分坏，玖是想必愿意来的，不过她淘气得很，这很担心。我也当真愿来做戏，要我扮小丑，只要不丢中国人的脸，我都欢喜干。

中国不打仗了，一切平安。湖北湖南江西还多土匪，不容易解决。让我慢慢的把中国创作小说都为你寄一点来。

我又来说傻话了，际真，若果翻小说成英文可以卖些钱，希望你为国内人做一点事，使自己勤快一点。我到这里，知道许多年青人都是很好的人，很肯读书的人，却无法维持的。许多在大学校的朋友都还好，都很诚实，我又不能帮他们多少。我除了把文章作好，要他们寄稿费给那些朋友外，就只能为他们卖卖稿子，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，我的穷，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。若果你肯译书，你倒有机会使这些朋友好一点。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，但有时，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，也是那么寂寞，那么孤单，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，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。

这里街上全是兵，扁头扁脸见了也使人生气。脏得怕人，蠢得怕人。我乡下的兵可不这样。我那地方的兵，近来算湖南最有纪律最好的兵，下级军官多是我弟弟的学生，因此我做梦，便想到我将来还有机会去做一个军官。

我若在此可以赚一年钱，则我一定就有来美国的路费了，但这也自然近于做梦。你试想想，假若我居然能来美国，有可以使

我生活的方法，而且这方法可靠吗？试说说如何可以支持的办法，使我在做做梦也有根据一点。

这里每天杀年青人，十九岁，十七岁，都牵去杀，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，中国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不回国，也算是幸福。

我去年写了无数短篇小说，近来都不曾出版，计还有十本以上是我近两年来自己还欢喜的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印出，预备选一个选集，也因为不曾印出不好办了。我自己总看不起自己的文章，近来听说有什么女人欢喜我的文章，我只想喊这女人作婊子出气，因为欢喜我文章却放弃了人。我是越因为人家买我的书越轻视我文章的，我的文章成为目下中国年青人的兴味所在的东西了，我却很可怜的一个人在这里房中打家伙，到后又无理由的哭泣。际真，这种事是只有在同样情形中的人明白的！

这里一冷，我就又像去年的时候了。

这几天我到街上去，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，看黑脸铜匠打水壶，细细的脖子，圆圆的眼珠，望到那些人，总使我忧愁。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，担了小担子满街走，敲打小锣，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，用刀沙沙的刮头，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，一定非常温暖，我就爱这些活人，欢喜他们，理解他们。因为对他们发生兴味，因此对绅士们的排场，就只会生气了。

大雨在此作他的诗，还快乐，因为他会快乐。我是不会快乐，所以永远是阴暗的，灰色的。

每天一亮就听到吹喇叭，点名，喊数，使人仿佛置身军营

里。但目下我是不会为谁用脚来踢醒揪了耳朵下操场了，因此听到吹起床号音了，却仍然还能睡觉。

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，因此只得搁笔，不再涂抹，不过来一个《水鸟浮江图》看看。

从 文

十一月五日晚上

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。

多寄点信封来^①。

① 因作者不会写英文，寄给在美国的王际真的信封，是王先写好了寄给作者的。